

【書評】

「這裡是羅陀斯，就在這裡跳躍吧！」 《資本論》中的政治理論疑難

萬毓澤

新北：聯經，2018 年，216 頁

蕭育和

科技部補助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一、「政治的，太政治的」《資本論》

沒有人懷疑馬克思的影響力，無論是理論上的影響力還是政治上的影響力，但無論贊同還是反對馬克思，即便願意承認他的影響力，卻也不是所有的馬克思研究者都認可《資本論》的地位，例如曾經寫過馬克思研究專著的伯林（Isaiah Berlin），就坦承他覺得《資本論》「不堪卒讀」（Jahanbegloo, 1992: 11），在伯林的馬克思研究與解讀中，《資本論》所佔據的篇幅並不大，彷彿如果沒有這部《資本論》也不影響馬克思的地位。不過，幾乎所有的《資本論》的詮釋作品都共享一個核心的關懷，那就是正視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做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萬毓澤的《《資本論》完全使用手冊：版本、系譜、爭議與當代價值》也不例外，如他所說：

馬克思呈現的面目，主要是一個對資本主義扭曲人性發出不平之鳴的『異化』理論家，或對『商品拜物教』進行文化批判的哲學家，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卻缺席了。(2018，頁9)

這個缺席反映了在馬克思的理論「流通」中，《資本論》似乎是個可以割捨的部分，彷彿《資本論》可以從馬克思留給後世的全面影響中抽離或分割，事實上，對此抱持肯定態度的詮釋者為數不少。《資本論》似乎可以割捨的缺席，某種意義上其實也反映了其高度的黨派性格：《資本論》確實批判了資本主義，但只要記住這個批判資本主義的精神，那麼《資本論》具體剖析了那些問題，可能是次要問題。然而，但這並不是馬克思的本意，正如 Sperber 所說，馬克思是一位「正統的政治經濟學家」，他「並不想看到他的經濟學作品，被強行限制窩居在推動反抗既有布爾喬亞資本主義世界文化的勞工運動中」(Sperber, 2013: 463)。可是，《資本論》也並不只是一部單純「批判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作品，《資本論》所細緻剖析的對象不只限於19世紀初生的資本主義，對於當前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資本論》依然具有驚人洞察力，如 Callinicos 所說，「我們所生活的經濟世界在某些面向上，比起20世紀中葉，更接近於150年前的馬克思時代」(Callinicos, 2014: 290)，這點也堪稱所有《資本論》詮釋作品的另一個共同關懷。再更進一步說，如果《資本論》確實是一本偉大的著作，那麼它的意義不僅在於它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批判，甚至不僅在於它對於當前資本主義世界運作的分析與批判，可能更在於它的基進政治理論意涵。萬毓澤一書中為其第七章所訂之名：「政治的，太政治的」，在說明這個標題時，萬毓澤指出，從「政治」的角度解讀《資本論》，「也是一般讀者較少注意的面向」(萬毓澤，2018，頁91)。

然而，對於《資本論》的政治意涵，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卻語出驚人的表示，「《資本論》不是一本關於政治的書」。他並沒有否認從馬克思自己的著作「已經衍生出許許多多的實踐性政治議程」，他也承認馬克思是個極為敏銳的「政治天才」，但是，無論如何，（至少）《資本論》第一卷「並沒有給那些在其中探尋更完美政治體系的人多大的鼓舞，更別說將其理論化的蛛絲馬跡了」（Jameson, 2011: 2, 141-143）。詹明信的斷言不應該誇大，他的意思顯然不是說《資本論》完全沒有任何「政治性」的要素或詮釋可能，對於《資本論》「非典型」的政治特性，詹明信提出了兩個說法，而這兩個說法正好也提示了《資本論》作為「基進的政治理論作品」的兩個可能。

第一，詹明信主張，必須把《資本論》視為一部對資本主義進行系統化總體分析的著作。在這個時代，資本主義似乎具有一種巨大的支配力量，但是，對於如何著手「拆解」這部「邪惡的永動機器」，《資本論》的不同讀者，可能無法給出一致的答案，如詹明信所說，對於資本主義的抵抗，「這個概念本身的言下之意是一種總體上的反動（reactive）姿態，以及一種沒有任何積極策略目標的立場，就更不用各個運動之間普遍共有的目標了」（Jameson, 2011: 146）。因為它的對象與主題是一個空前巨大的資本主義機器，抵抗它的具體策略也就因此需要因地制宜而不一致，導致無法透過一個簡單的「主義式」方案來拆解它，《資本論》可能不是「一本關於政治的書」的第一個理由在此。當然，這個說法所具有的基進意涵也不難推敲，也就是說，如果以為資本主義這部邪惡的機器可以藉由修正改良，彰顯其「人性」的一面，就能消滅其所帶來的巨大不義，可能只是幻想，終究需要面對資本主義本身，無論《資本論》的讀者看重的是這部機器

的哪一個環節。¹

對於《資本論》第二個非典型政治特性，詹明信指出，《資本論》讓過去那些誕生自非資本主義時代的政治理念都不再能適用，讓支撐這些理念的框架全部失去效力。如他所說：

伴隨資本的出現，很多傳統的憲政思想範疇都變得無以適用（unserviceable），其中包括公民身分與代表；甚至於民主的理念……也成了一個誤人的幻象。國家不再是能由其專業的智識學科理論化的自主體，而是被資本如此的滲透，甚至任何自主的經濟理論都同樣不再可能……。（Jameson, 2011: 140-141）

對於《資本論》第二個「非典型」的政治特性，可以有比較保守的解讀，它可以解讀為因為資本關係對於人類生活與政治領域的大規模滲透，所產生的現實效應。然而，詹明信這個說法也同樣具有另一個更基進的解讀，這個說法某種程度上表明，即便可以從馬克思的著作中，發現某些與前資本主義時代政治理念呼應的主張，例如，對於作為「無支配」自由共和主義理念的理解與應用（萬毓澤，2018，頁96-97）、對於共和主義理念淪為資產階級支配「虛張聲勢的皮相」（the lion's skin）的批判（Isaac, 1990: 484）、對於「資本主義的道德批判」如何得到現代正義理論的支持（Hunt, 2015: 76）等等可能都深受《資本論》啟發的詮釋，但是，它們可能都不是《資本論》真正的

¹ 例如 David Harvey 就通過《資本論》第二卷的分析強調，「價值的占有與掠奪很大一部分發生」在於買賣市場所完成，涉及社會再生產的「價值實現」一端，而此一資本流通的環節與「價值增殖」有著完全不同的社會結構與角色的環節（Harvey, 2018: 22, 47）。

「政治性」所在。所以，如果如萬毓澤所言，《資本論》可以是一部「政治的，太政治的」作品，那麼，這或許是因為，它是一部如此基進的政治理論作品，以致於過去那些看待政治的預設、詞彙與框架都不再可行。

契約式的人身論述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與前資本主義社會基於人身支配與依附關係的剝削不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雇傭工人與資本家是透過契約而連結，雇傭工人在形式上是自由的，與資本家之間在形式上是平等的，人身性的支配關係（至少）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不再是常態，或者，更確切的說，如果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人身性的支配關係，它也是透過「契約」形成的。² 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如此闡述資本主義下的「人」(person)：

可見，他們必須彼此承認對方是私有者。這種具有契約形式的（不管這種契約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來的）法的關係，是一種反映著經濟關係的意志關係。這種法的關係或意志關係的內容是由這種經濟關係本身決定的。在這裡，人們彼此只是作為商品的代表，也就是商品的占有者而存在。在研究進程中我們會看到，出現在經濟舞台上的，不過是作為這些經濟關係承載者而彼此面對

² 例如 Kevin Bales 在 *Disposable People: New Slavery in the Global Economy* (2012) (《那些可割可棄的人：全球經濟中的新奴隸體制》) 一書所考察的「債務奴工」(bonded labor) 現象，它透過直接的肢體暴力，以及「契約」機制所形成，也是這兩個因素讓它有別於過去的奴隸制，變成更絕望的「新奴隸制」。根據他在 2009 年的統計，全球約有 2700 萬人生活在新奴隸體制下，其中將近 2000 萬屬於債務奴工，這個數目差不多是一整個臺灣的總人口，也遠遠超過帝國主義時代，列強從非洲劫掠的奴隸數目。根據 2018 年公布的 Global Slavery Index，這個數字已經來到 4030 萬。新奴隸制肯定是資本主義全球性不義的佐證。

著的經濟角色面具。(Marx,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 2009, 頁 103-104, 譯文略有修改)

這樣的「人」不是任何本質性的界定, 也不是任何「類存有」的類型, 當馬克思說這個有著能締結契約的自由意志的樣子, 但實際上不過是「反映著經濟關係的意志關係」的「人」, 這意味著不再能用契約論述的預設、詞彙與框架來看待他。

二、《資本論》中的個體化機制：可不只是反人形論……

詹明信對於《資本論》這兩個「非典型政治」的討論其實應該視為一體兩面, 把它們當作某種在理論分析與現實運作之間彼此循環的命題。一方面, 需要注意, 在《資本論》對於資本主義的系統化分析中, 其中所流通的各種要素, 商品、貨幣、價值與資本等等, 它們的理論位置是如何有別於過去的古典政治經濟分析, 易言之, 必須留意同樣一個詞彙, 在《資本論》這個封閉的理論系統中所佔據的位置, 及其特有意涵; 另一方面, 還必須關注在《資本論》理論系統中, 馬克思頻繁以「表現為」(appears) 來表述的古典政治經濟學以及政治理論詞彙, 其在舊有理論體系中的原初意涵是如何在新的理論體系中被消解、解構與重新表述的, 這是在理解資本主義這個龐大機器的運

作之後，一種基進政治理論的可能契機。³

事實上，馬克思在《大綱》中對於政治經濟學方法的反思，也表明了這種循環，從資本主義這個現實到理論系統是這樣：

最一般的抽象（abstraction）只會從最豐富的具體可能發展中而生，在一個物事表現為許多物事，為一切物事所共有之處而生……現代經濟學放在討論最首位的最簡單抽象……只有作為最現代社會的範疇的一種抽象，才達致其實際上真實的東西……勞動這個例子令人信服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範疇，雖然正是由於它們的抽象而適用於一切時代，但是就這個抽象的規定性本身來說，同樣是**歷史條件的產物**。（Marx, 1973: 104, 105）。

馬克思在這段話中表明了他在方法論上的考量，並不存在一種完全抽離現實的理論詞彙，構成《資本論》理論體系的素材是從最現代的社會，從一個物事可以「表現」為許許多多物事的社會系統中「抽象」出來的範疇。接著，馬克思在批評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目的論神話時，強調只有（透過「抽象」的理論體系）才能理解過去的不同社會經濟模式：

布爾喬亞社會是歷史上最發達與最富複雜的生產組織。表現其關係的範疇，對其結構的理解，從而也就有助於透徹一切已經覆滅社會形式的結構與生產關係……把經濟範疇按它們在歷史上起決

³ 如哈維（David Harvey）所說，「『表現為』不等同於『是』（is）……馬克思在整部《資本論》中對這個字眼的頻繁使用，其意涵是在表面現象下還有著某些東西在進行著」（2010: 15）。

定作用的先後次序來排列是不行的，是錯誤的。它們的次序倒是由它們在現代布爾喬亞社會中的相互關係決定的，這種關係跟它們所表現出來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歷史發展的次序正好相反。問題不在於各種經濟關係在不同社會形式的更迭序列中在歷史占有什麼地位，更不在於其在「觀念上」……的順序。而在於它們在現代布爾喬亞社會內部的結構。(Marx, 1973: 105, 107-108)。

也就是說，這些在理論封閉系統中流通的「抽象」(abstraction)，⁴將幫助我們更加理解現實的運作，乃至於對於歷史進程的解釋。然而，方法論上的批判只是《資本論》作為非典型基進政治理論的後果之一。在阿圖塞(Louis Althusser)對《資本論》理論形式的探討中，他強調馬克思對於古典政治經濟學「主體」的解構，在古典的政治經濟學中，「是(人之主體的)需求界定了經濟學中的經濟，在同質化經濟現象領域中既有的一切，藉由一種無聲的人形論(anthropology)，而賦予了我們所謂的經濟」，而《資本論》理論性介入的後果一方面是「人形論的消失，不再扮演決定經濟主體的根本角色」，另一方面則是由「生產關係」重新界定經濟現象所導致的「經濟現象領域的轉變」(Althusser, 2015: 314, 321)。阿圖塞對於《資本論》的解讀經常被粗暴解釋為某種庸俗化的「結構」論，先看阿圖塞這段話：

生產的社會關係無論如何都不能化約成單純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化約成僅僅只涉及人的關係，所以也就不能化約成某種普遍基

⁴ 關於馬克思使用「抽象」一詞的方法論意涵，參見Paolucci (2011: 56-63)。

體 (matrix) 的種種變異，化約成相互的主體性 (承認、聲望、鬥爭與主奴關係等等)。對馬克思來說，生產的社會關係**不會單單只把人帶上場**，還有以特有方式「結合」的生產過程媒介體 (agents) 以及生產過程的物質性條件。(Althusser, 2015: 328)

阿圖塞並不是說，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是生產的社會關係，而非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不是說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資本主義社會關係任何意義上的「假象」，他的論述是在**理論層次上運作的**：《資本論》不把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關係化約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在現實層次上，生產的社會關係是一個人、媒介體與物質性條件的特有結合。再看一段阿圖塞的引文：

真正的「主體」(在過程的構成主體這個意義上)就不是位置的占有者或功能的執行者，不是那些「既有」「明顯」的素樸人形論，「具體的個人」或「真正的人」等等，而是這些位置與功能的界定與分配。**真正的「主體」是這些界定者與分配者：生產關係** (以及政治與意識形態關係)。而既然是「關係」，就無法在主體的範疇來思考。(Althusser, 2015: 334-335)

阿圖塞並不是說真正的主體「就是」生產關係，他將「界定者與分配者」這類人身性的詞彙與生產關係並置，而之所以不能用主體的範疇來思考，也不是因為它是關係，而是因為這是一種特別的關係 (阿圖塞特別加上了引號)。簡言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現實，並不是實證意義上的「無主體過程」，如果《資本論》僅僅只是對所謂「無主體過程」的分析，那麼，它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會是政治理論作

品，最多只是資本主義機制運作的說明書，所謂「無主體的過程」僅僅只是一種理論上的指稱（「生產的社會關係無論如何都不能化約成單純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化約成僅僅只涉及人的關係」），用以指稱那個在現實上再也無法用任何過去的政治理論術語與框架所表述的「主體」。

這是《資本論》作為「政治的，太政治的」基進政治理論作品的真正理由：它不只宣告了過去那些政治理論詞彙與框架無效，同時，也是對某種新政治主體的理論性召喚，對此，只能用否定性（不能化約成單純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將某種人身性的詞彙與生產關係並置（「表現」界定者與分配者的生產關係）的方式來加以表述。

三、「這裡就是羅陀斯，就這裡跳躍吧！」

《資本論》闡述了一種極為特殊的「個體性」(individuality) 的生成，既不是任何可以實體化的自然人表述，也不是單純生產與契約關係的對象，更不是任何單純作為結構的「關係」，不若在其他一流政治理論作品所表述的「人形化機制」(the anthropological machine)，像是霍布斯在《利維坦》中的社會契約，將人的殺戮與被戮的共業狀態，個體化為與主權者之間的臣服關係 (Esposito, 2010: 26)。《資本論》中的個體不存在這樣的「轉化」，在資本主義的體制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能像古典政治經濟學或契約論那樣，被化約成特定形式的人形論關係，但是，這並不代表資本主義下的關係就成了完全去人身化的結構，而是說這些特定的人形論關係形式，無論是需求還是契約的主體，都在其中被「保留」下來，而與資本主義的生

產關係並置、共構並個體化成一種極為特殊的「關係式主體」。馬克思曾經以一段極為諷刺的話，指出資本主義體制的運作，與古典政治經濟學及契約論所構思的主體之間，是如何彼此圓滿：

勞動力的買賣是在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的界限內進行的，這個領域可真是**天賦人權的真正伊甸園**。在那裡作主的是自由、平等、所有權以及邊沁。自由，因為勞動力商品的買賣雙方，都只被他們的自由意志所約束，他們作為自由的兩造而訂定契約，而他們所得到的共識，就是賦予他們共同意志法理表述的形式；平等，因為兩造都只是作為商品的擁有者而進入關係，他們是拿等價物互換；所有權，因為每個人所處理的都只是他的部分；邊沁，因為每個人都只看自己，唯一把他們撮合在一起，而與對方進入關係的就只是自利的心，每個人的私利，每個人都可以得到好處。（Marx，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2009，頁 204-205，譯文略有修改）

對於《資本論》中的這個「關係式主體」，巴禮巴（Étienne Balibar）強調，既不能錯誤地認為有一種真實（real）與表象（appearance）之分的關係，比如說表象是契約關係，剝削關係才是實象；也不能以為會有一種「毋須以『物與物』（things）之間的關係表現自身」的「理想」（ideal）關係，如他所說：

商品的表象，從而「表現」在貨幣中的交換價值，**不僅並非外在於社會關係**，還可以說，**沒有這個（商品的）表象……就不會有生產者及其活動之間的社會關係……**因此，不存在其他的社會

關係，因為所有這類關係，無論如何，都經過商品形式與貨幣而成。(Balibar, 2020: 149)

可以說，馬克思頻繁使用「表現」一詞，所要表述的是一種「既是，但也不是；不是，但也要是」的關係式主體，雇傭工人在契約關係既是自由的，但也不是自由的，雇傭工人不是商品，但也要是商品，不存在完全克服異化重新成為「自由人」的個體化可能，也不可能會是完全物化的「商品」。詹明信提示《資本論》非典型的基進政治意涵在於它消解了舊有政治理論詞彙的效力，換言之，不可能在完全無視資本主義所生成的關係的狀況下，空想回歸一個沒有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不再以商品或貨幣形式表現的「理想社會關係」；並不是說那些「傳統的憲政思想範疇」再也沒有任何意義，而是說，如果不考慮資本主義對於關係的特殊生成，這些舊有的憲政思想範疇、主體形式以及關係論述，都不再能適用。

《資本論》基進的政治理論意涵在於：如果其理論性介入，意不在召喚資本主義下新的政治主體與社會關係，那麼，《資本論》充其量就只是資本主義這部機器的運作說明書。當然，相信這個理論性介入或有必要的《資本論》讀者，對於從這部非典型的基進政治理論作品中，可以召喚出什麼樣的新政治主體以及社會關係，顯然有不同的答案，例如巴禮巴與奈格理（Antonio Negri）或許是各具代表性的兩極，這個過程難免是一個發明新的概念，重新賦予舊概念新內涵的過程，一如巴禮巴對於「跨個體」（transindividual）的闡述，以及奈格理近乎重解《資本論》的嘗試。無論如何，這些理論性的再介入，都證明了《資本論》那可能尚未被深刻探索，作為基進政治理論的潛力。

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說貨幣轉化資本是依據等價交換的商品交換內在規律進行，資本家一開始就像幼蟲，在交換市場按照商品的價值購買商品，也按照商品的價值出售商品，但在「過程終了時取出的價值必須大於他投入的價值」，資本家「變為蝴蝶」，這是資本之謎，「資本不能從流通中產生，又不能不從流通中產生。它必須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產生」（Marx，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2009，頁193-194）。對於這個資本之謎，我們無法像伊索寓言中那羅陀斯島上的吹噓自己的跳遠記錄多麼驚人的運動員那樣，靠著不著邊際，不切實際的空話一筆帶過，在這裡，馬克思鼓勵讀者跟著他，從最單純但絕不簡單的「資本之謎」開始，跳出第一步。

萬毓澤的《《資本論》完全使用手冊》並不是一本細緻耙梳《資本論》論理的著作，事實上並不缺乏這類「導讀型」著作，⁵讀者的期待如果是希望讀完這兩百餘頁後，就能對《資本論》的論證細節略知一二，那可能要失望。套用馬克思的話，《《資本論》完全使用手冊》並不是《資本論》龐大體系的顯微鏡或者化學試劑，而是《資本論》的「抽象力量」（force of abstraction），不同關懷的讀者可以在《《資本論》完全使用手冊》感受《資本論》在個別理論問題上的力量，然後，如作者最後所說，「接下來，就是讀者的事了」，親自進入《資本論》的解謎世界。熱情的讀者將不會滿足於把《資本論》當作「客觀」的經濟分析，細心的讀者將不會止步於把《資本論》當作政治教條複誦，如何從一部系統化剖析資本主義的著作中找到另一種主體、另一種政治、另一種理論、另一種政治理論的可能？熱情且細心的讀

⁵ 例如 Harvey (2010; 2013)、Heinrich (2012)、Fine and Saad-Filho (2016)。

者們，最終都會在前人曾經駐足過的所在相遇。

「這裡就是羅陀斯，就在這裡跳躍吧！」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馬克思

- 2009 《資本論》第一卷，收錄於《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

Marx, Karl

- 2009 *Capital*, vol. 1, in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vol. 5, ed. and trans. by jhong gong jhong yang ma ke sih en ge sih lie ning sih da lin jhu zuo bian yi jyu. Beijig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萬毓澤

- 2018 《《資本論》完全使用手冊：版本、系譜、爭議與當代價值》。新北：聯經。

Wan, Poe Yu-ze

- 2018 *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Das Kapital: Manuscripts, Genealogy, Controversies and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New Taipei: Linking.

外文部分

Althusser, Louis

- 2015 *Reading Capital: The Complete Edition*. New York: Verso.

Bales, Kevin

- 2012 *Disposable People: New Slavery in the Global Econom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alibar, Étienne

2020 *Spinoza, the Transindividual*.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Callinicos, Alex

2014 *Deciphering Capital: Marx's Capital and its Destiny*. London: Bookmarks Publications.

Esposito, Roberto

2010 *Communitas: The Origin and Destiny of Communit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Fine, Ben and Alfredo Saad-Filho

2016 *Marx's Capital*. London: Pluto Press.

Harvey, David

2010 *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 Volume 1*. New York: Verso.

2013 *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 Volume 2*. New York: Verso.

2018 *Marx, Capital and the Madness of Economic Reas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einrich, Michael

2012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ree Volumes of Karl Marx's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Hunt, Ian

2015 *Liberal Socialism: An Alternative Social Ideal Grounded in Rawls and Marx*. Lanham,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Isaac, Jeffrey C.

1990 "The Lion's Skin of Politics: Marx on Republicanism," *Polity*

22(3): 461-488.

Jahanbegloo, Ramin

1992 *Conversations with Isaiah Berlin*. London: Phoenix.

Jameson, Fredric

2011 *Representing Capital: A Commentary on Volume One*. New York: Verso.

Marx, Karl

1973 *Grundriss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Paolucci, Paul

2011 *Marx and the Politics of Abstraction*. Leiden; Boston: Brill.

Sperber, Jonathan

2013 *Karl Marx: A Nineteenth-century Life*. New York: Liveright Pub. Corp.

